# 兩漢筆記

三

王臧姦利事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諸所興為皆廢下綰臧吏皆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後世儒學每不能勝異端非異端之勝也為儒者之無以勝也孟子在戰國固以王政為主而未嘗不以轉移心術為先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此萬世不易之要旨矣今也名為儒學而根底工夫實無以轉移人主之心乃急急從事於外為觀美實考其行又不能無可議一旦取敗身且不保尚何望其

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是故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武帝者豈特為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而已哉萬乘之國尊詭名夜出馳騖禾稼而民號呼罵詈鄠杜令欲執之投宿逆旅而主人翁疑為姦盜聚少年欲攻之乍居天位不自愛重侈心狂縱身幾不保何貴於天下之表儀也向使賢人君子在其左右有師保正

救之德必不至是可以為萬世戒矣

六年武安侯田蚡為丞相蚡驕侈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物相屬於道多受四方賂遺其家金玉婦女狗馬聲樂玩好不可勝數每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稍退

丞相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而史謂權移主上此有

子為市而且不恤又奚暇論除吏之可不可哉

時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汲黯對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咸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夫心不

可以存亡言也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人皆有之非由外鑠雖甚晦蝕未有不存者但日用而不知耳欲不可有也又烏可以寡言也纖毫意念即昏即差謂之寡欲則是不能無矣則是雖不能無而亦不為心害是奚可乎孟子之言殆為誘進初學而發也一無所累靈明湛然此心即仁此心即義推而放諸四海而準無非此心之妙用安有內多欲而仁義可以外施者內多欲則施於外者之非仁義明矣黯固未為其

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
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爲簒是以豎刁爲淫而
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
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入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
由是日衰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矣

東方朔以詼諧侍左右而侃侃之論如此良可喜也
武帝才高而過失最多一時進用往往皆快心逞意
之徒務投所好以相從諛鮮有正救之者苟正救之

亦自能聽向使在廷隨事納忠皆如斯言之侃侃則
武帝必不至於已甚每見東甌告急聶壹設詐可否
兩端初不自決非莊助王恢啓其端萌而鼓其狂念
安有後日窮征遠討之禍哉類而推之可為浩歎者
多矣愚是以有感於朔而重為武帝惜云
元朔五年以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
始弘性意忌外寛内深諸嘗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
善後竟報其過董仲舒為人廉直以弘為從諛弘嫉之

膠西王端驕恣數犯法所殺傷二千石甚衆弘乃薦仲舒為膠西相仲舒以病免汲黯常毁儒面觸弘弘欲誅之以事乃言上曰右内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内史上從之

内君子而外小人是君子小人皆得位也故泰内小人而外君子是小人君子皆失位也故否一相當國而使君子不容於内則時事可知矣邪正不並立是非難兩存小人之情惟恐君子之不利於已也而尼

之百方而擠之是故屏遠竄逐使人主終身不見其

面然後惟吾所為無不可者豈容一日安於朝廷之

上哉武帝之有汲黯董和如麒麟鳳凰真希世之瑞

公孫弘為丞相方開東閣以延賢人而首以危機中

之不知所延者果何賢乎史氏謂其意忌報隙愚謂

雖無隙弘亦不容也

大將軍青雖貴有時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

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

為復妄發諫廟歌則不說諫殺士則信其為愚後旣免官投閑田園起守淮陽竟死於外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而不可得矣則是雖敬而實未嘗用也得非嚴憚有素而未必眞知所敬歟向使以其敬黯者用黯則賢人得路而天人治矣寧肯甘心公孫弘張湯之儔乎

六年是時漢比歲發十餘萬衆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

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六
月詔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贓罪置賞官名曰武功
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至千夫者
先得除為吏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
左氏傳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書
曰四征弗庭綏厥兆民是故制兵以威不軌無非所
以衛吾赤子也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謂之四海上世
聖王所以柔遠人者豈窮征討利開拓云哉服則懷

之叛則威之使外內有截不為民害則已耳武帝竭中國之力以逞其好大喜誇之志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郡歲出擊胡動十餘萬驅生靈就鋒鏑瀝膏血事荒遠大農費匱掊取百端後雖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庭而海內則蕭然矣尺寸之地不知其為幾萬萬民命之市也悲夫

元狩三年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羣臣雖素所愛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輒按誅之無所寬假

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輙已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諭之曰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苟能識之何患無人夫所謂才者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黯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為非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為愚而不知理也上顧羣臣曰黯自言為便辟則不可自言為愚豈不信然乎

趙簡子使聘孔子孔子至河聞簡子殺竇犨鳴犢及舜華乃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犨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違傷其類也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況於人乎上有殺賢之主則知幾之士有遁而已矣賢者遠遁而無聊之徒競進況觸刑辟以誅戮

者皆赴火之蛾也鴻飛冥冥弋人何慕𩔖也不明斯義而恐賢才將盡無與共爲治嗚呼果賢者乎武帝將不得而有也矧可得而殺也若乃貪夫嗜利萬死不顧其身雖殺之豈有盡乎宜武帝之不患無人而反笑𩔖爲愚也主父偃始從齊來一歲驟用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謂大横偃曰吾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明年竟以齊事遺族甚矣武帝之忍於殺士而欺人之徒忍於自殺其身也此可以觀矣

四年冬有司言縣官用度大空而富商大賈冶鑄煑鹽財或絫萬金不佐國家之急請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推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三品大者圜之其文龍直三千次方之其文馬直五百小者橢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

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咸陽齊之大煮鹽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弘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詔禁民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公卿又請令諸賈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及民有軺車若船五丈以上者皆有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其法大抵出張湯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

子忘食丞相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騷動不安其生咸指怨湯
武帝之虛耗原於文景之恭儉何者省費尚樸身先天下兩君相繼凡四十年粟腐貫朽海内殷富非天雨而鬼輸也武帝嗣服但見財用豐衍而不知其所自來是以胷膽開張耳目盈蕩恣所欲為而不暇計其後譬如膏粱之子狃於貴盛侈費無藝意氣㶊然以妄為常難可復斂一有不給遂至刻剥苟求賣田

宅貨簪珥什物以繼其欲而弗悟斯武帝之謂矣周公作無逸首陳稼穡之艱難而七月一詩下至男耕女桑蔬果生萌之候纖悉無所不具豆恐成王年少驟處盈盛之運而侈心易生也經曰民為邦本又曰上以厚下安宅武帝虛内而事外危國命而戰遠夷經用大空窘無以繼輪臺之悔可以速下矣乃方甘心酷吏殘虐於上計析秋毫之徒蒐獮於下縱豺虎羔犢之羣而莫恤烏在其為民父母也繼世之少主

其毋怵於目前之殷富而自效其侈心哉

六年大農令顏異誅初異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萬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隙及人有告異以他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若湯之殺顏異真可謂無辭矣使有可議寧當至腹誹乎葢足以驗異之賢而湯之巧詆凶殘無狀也自古小人用事必先設法以鉗人之口腹誹且死況敢有公言卿大夫諂諛取容一律而從湯矣為人君者曷亦謹所信任哉後二年湯竟有罪自殺因歷觀酷吏傳少有得其死者殺人之事習熟於君之耳目即教君以殺已之道也出爾反爾信哉是言

元鼎四年初條侯周亞夫為丞相趙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為酷急至晚節吏務為嚴峻而禹更名寬平中尉尹齊素以敢斬伐著名及為中尉吏民益彫敝是歲齊坐不勝任抵罪上乃復以王溫舒為中尉趙禹為廷尉後四年禹以老貶為燕相

漢家寬厚之風始於高而成於文而刻薄之禍則兆於景而成於武高帝以寬大長者扶義而西入關之

甚可懼也愚是以觀趙禹之始末上下世變而為之重歎云

是時吏治皆以慘刻相尚獨左内史兒寬勸農桑緩刑罰理獄訟務在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内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繦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

者如道如名如陰陽如小說如醫卜神仙之類不一而足至若封禪登天怳蕩不根之論漢之方士往往率類聚而歸焉是何誣黃帝之甚也使古聖而行封禪則二帝三王行之矣血祭五嶽聖經具在不聞封禪之名況又有所謂乾封者乎君能以旱為憂此正恐懼修省之端羣臣所宜盡忠儆告使之改過進德以弭天變公孫卿何人而敢為誣妄如許欺君欺天以欺天下而帝亦安受其詐言之不怍吁抑愚矣哉

## 餘條

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辭讓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陸文安公亦云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是故有是心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事是君而謂其君不能者賊君者也治是民而謂其民不能者賊民者也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

一國之內自為風俗耳目無所悕心志無所蕩而醇氣美質無所凋喪是以一習其教世守而不變非有意於守也安於日用之常而自不變也中國乃不然教化一衰情僞相鬔姦聲亂色浮靡百端凡接於目而感於耳者無非害心蕩志之具益熾益烈如火焰焰益流益下如水滔滔先王之教所以易壞而中國之俗反不若遠夷之美且久者抑其勢之所必致歟且愚於是而有感矣心無有無有不良性無有不善固也

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絶國者武帝取士而以跅弛為的抑何異也夫人主之好惡風俗之樞機上以跅弛求之下亦跅弛而奔之相延成風聲生氣化如是而望士習之美為邦家之光寧有是理也哉舜大聖人首舉元凱生乎百世之下而坐想宣慈惠和明允篤誠之美猶藹然如春風和氣之襲人如參苓耆朮之可以養生如

殺身赤族而不顧者皆此跅弛之謂矣用舍之際曷
亦謹其的哉

兩漢筆記卷四

# 兩漢筆記卷五

宋 錢時 撰

## 武帝

太初元年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歴紀壊廢宜改正朔上詔兒寛與博士賜等共議以為宜用夏正夏五月内詔卿遂遷等共造漢太初歴以正月為歳首

夏正寅商正丑周正子而孔子獨言行夏之時何也

以十二月為歲首而四時之序十二月之建未始變也故自秦止太初以前建亥每歲首必曰某年冬十月而春正月則相次于後夫如是則正月之吉豈可以為建子若建子則十一月正隆寒而謂之始和固不可也然觀春秋傳則又不同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是直以建子為春正月而亥月為季冬時與月皆變矣然則凌人所謂正歲十有二月令斬氷春始治鑒夏頒氷秋刷者豈卯月寒方退而遽

上乃起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殆矣
漢殺大臣其禍萌於鄧侯之械繫而成於晁錯周亞
夫之死至于武帝則視之猶常事矣公孫賀涕泣不
肯受而征和二年父子竟死獄中逆知其必然若符
契之合者舜曰臣作朕股肱耳目高宗相傳說命之
曰朝夕納誨安有此禍也哉皆由漢承秦弊不知天
官冢宰之為重而居是任者亦不知天官冢宰之為
何官耳且在坐為起在輿為下有病親問不幸而死

天漢元年春正月上嘉匈奴單于之義遣中郎將蘇武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閼氏歸漢虞常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勝許之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在虞常等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使衛

坐復舉劒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且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鬬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

此心同有此志杲杲明白本末始不剛健一固於外物即奪之矣嗚呼死所我惡也而所惡有甚於死貴富我所欲也而所欲有甚於富貴彼其臨之以白刃而不撓誘之以美利而不動閒處海濱無人之地獨抱孤忠凜凜不屈者幾二十年果何所見而自若如是哉從古以來有一旦身處危難不顧分義幸生苟免為萬世名教之罪人者於蘇中郎可以觀矣

三年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者終無有驗而公

孫卿猶以大人跡為解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猶羈縻不絶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甚矣人主之心不可有所溺也文成五利相繼伏誅亦可以省矣而公孫卿之詐愈甚後雖厭怠而猶庶幾其萬有一焉者無他心有所溺耳自今觀之妖妄之言動以萬計如狎弄嬰孩於掌股之上可怪可笑而帝不虞其詐也舜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

言勿聽一聽無稽即所執者揺矣孟曰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疑於去邪即此心之清明者惑矣後世異端邪說萬徑千蹊何限為人主者盡以聖言為的而反求其本心哉

太始三年趙人江充為水衡都尉初充為趙敬肅王客得罪於太子丹亡逃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上召充入見充容貎魁岸被服輕靡上竒之與語政事大悅由是有寵拜為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

侈者充舉劾無所避上以為忠直所言皆中意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唯江君寛之江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小人進身用事未嘗不託忠直以行其狡險人主弗察而輕授之權則鮮有不為大姦劇惡以亂天下江充盧杞之徒是也充為趙王客而詣闕告趙太子陰

事則其人可知矣一旦驟用舉劾不避權貴此如市井惡少得所依憑即逞其暴豪肆其淩轢而無所顧忌謂之忠直固不可也觀其奏白太子家使與劾不下司馬門無以異然而君子之論若黑白之不侔者釋之之志在守法奉公而充之志在立威取寵耳日胎月醞卒至以巫蠱殺皇后太子而帝不悟推原禍賊與前日之譖趙太子同一機也吁戒之哉

征和元年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疑

其異人收之男子捐劒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冬十
一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十一日乃
解巫蠱始起
天下之本在人主人主之本在一心心無所蔽則清
明澄照百志惟熙矣一有所奪則顛迷眩瞀百怪並
出矣志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况武帝惑於方士
妖巫之言浮海而求築宫而候揺揺神馭若將且至
則其精神慌惚志氣飛揚蓬萊方壺固無時而不望

也如醉如夢以妄為真建章宮中豈果有所見哉心迷而眼亂耳巫蠱之禍於是遂興殺人無數妻子不保由武帝之失其主宰故也禹曰安汝止伊尹曰欽厥止不欽則不安不安則外邪客氣用事古聖垂訓所以為萬世帝王傳心之要法云

二年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衆變幻無所不為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輙埋木人祭祀之因妬忌恚詈更相告訐以為祝詛上無道上

善而降祥之吉也外是無他道也而何有於妖巫也
嗚呼豺獺有祭農圃不忘其先夫所貴於春秋祭祀
以時思之者履霜露之變悽愴怵惕發於人子之情
自然不可誣也黔首之徒何足多罪公卿大夫之家
詩書禮義之族不謹先祠而黷淫祀不修禮典而聽
妖巫不信君子之言而惑於村氓賤隸之說是可歎也
必也為父則慈為子則孝為兄則友為弟則悌為士
則志學為農則力田為工商則各安其分尊卑上下

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由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又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以教民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

武帝悔過方新其言哀矜惻怛藹然有三代仁民愛物之意的的真實聞之使人感動無他發於本心故也心一而已前日此心也今日亦此心也一差之謬

良可憫笑及其晚年輔少主受顧命則有以得霍光於平時身後之謀先事而定所見卓然斷不他屬雖田千秋一言寤主數月而取宰相封侯亦且不得而與於此見帝天姿本高從前浮念至是掃滅而真見特達乃如此漢祚之所以未艾歟惜乎上官桀未幾從逆有誤委寄知人自古所難又足以為世戒也

右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崩年七十一

昭帝

見高廟

昭帝是年十二後六年始加元服未冠而娶固無是禮且安有上官氏甫六歲即立為后成婦道見高廟乎甚矣公卿大臣之不可以不學也但知貪寵榮固權位而事之可否理之是非一切不問冒然為之而不知恥霍光於是不得而逃其罪矣安嘗語光雖曰尚幼然卒使由徑而入可乎夫婦人倫之始朝廷風化之原身受顧命行伊周事埸女方脫襁褓由徑入

無他明於義而已義者人心之公天則之不可渝者非外襲而取之也人惟汩於利欲亂其清明中無權衡外物用事是非顛倒首尾衡決趨利乘便奪攘矯虔以至三綱淪九法斁人道泯泯與夷狄禽獸無異者大義不明故也是故不可以不學焉學以聖經為的學聖經以明義為的世固有號通經術而不適於用無補於治亂興亡之變者是腐儒也實未嘗知義也雖學猶不學也春秋之時雖極禍亂而當時士大

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桑弘羊難之以為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於是鹽鐵之議起焉

甚矣利端之不可輕啓也其端一啓後來者守為定法以害民蠹國為常事其禍可勝言哉桑弘羊一賈孺耳天子作民父母而用賈人斗筲之智以爭利竭赤子之膏血以事荒遠譬猶伐貞氣助狂陽實此曹

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昭帝甫十四而能明燕書之詐昔人謂成王有懿德固矣雖然昭帝止於昭帝而成王進德遂至學有緝熙于光明之盛愚於此則深見天姿雖美不足恃而學問之功為大也昭帝享國則固日淺而成王復辟之年亦方弱冠耳洛誥答周公之語非大進所學有見於道能為是言乎因觀三代而下英君誼辟非無

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由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子萬姓皇太后詔曰可歸賀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龔遂王吉可謂忠貞之臣矣痛言苦口悲傷懇惻真膏肓起死之藥奈何王之不聽也昌邑羣臣坐亡輔道之誼誅殺者二百餘人而遂吉竟以忠諫免事至於此豈其本心之所願也然為人臣而逢君於昏以苟目前之寵者果何利哉雖然太甲既立而後不明非伊尹之過也昌邑素行如此而霍光迎立之亦不審也已